

山旅歲月 ■ 吳煜慧（法文系畢業生）

特刊

對我而言，淡江的日子代表的是我在登山社的日子。我很高興能夠在登山社裡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一起走過台灣一部份的山山水水。大家都戲稱自己是登山系，主科系反而變成了某某社。的確，在這五年中，大自然教了我們很多，我們也走過、看過一些台灣比較少人去的地方。而我也因為山的緣故，現在和未來的諸多經歷又跳回生物的領域。

在我的標準裡，爬山活動是精確的、有計劃的、多元化、學術化的。你可以走技術的溯溪、攀岩、雪攀，甚至去國外念登山學校，也可以走學術路線，走走古道、甚至研究古道、野生動物、植物、攝影、順便看看星星，或者就純粹的享受人與自然、個人與團體的感覺。

很高興我走過心中的夢想，那也是在山社所有隊伍中的夢幻隊伍——八通關清古道。我可以說那是我最引以為豪、最懷念的一次。你絕對想像不到我為了夢想中的這個地方，幾乎每天吃中餐、晚餐時，都瞪著那塊地圖看，腦中一遍又一遍神遊每一條稜線，猜想計劃的路程中的植被、過溪點的水流大小、下溪點可能遇到的狀況……，也為了十天的行程而比別人常跑、多跑校園——那時真的很享受這種自我訓練，而在真正走入八通關清古道時，有一種似曾相識、很熟悉、很親切的感覺，當我站在公山上時，看著眼前一層層的山巒和山巒下若隱若現的溪谷，心裡很感動，我想：米亞桑、馬西桑、塔魯那斯，我終於比較接近你們了！

而之後，我和這塊地方也有很大的緣分，因為從去年六月起，我加入台灣黑熊研究小組，開始了不一樣的登山生涯。1999六月到十月，我們每個月上山至少十天，就為了收三天完整二十四小時的資料，以前總認為探勘十幾天很了不起，但是，第一次上山追熊之後，我才發現這種研究更累，因為，你必須背著大背包追著熊跑，熊翻過一條稜線，我們可得收拾營地，重新追起，再加上山區容易下雨，更增加一些不方便。不過，也因為常跑同一塊山區，所以，對那塊地方也很熟悉，每一次去，都會發現一些現象，也看到很多野生動物，有山羌媽媽帶著山羌小孩的，也有三隻黃猴貂跑出來玩的，也曾看過藍腹鵝的巢，都是令我一再回味。也因為我喜歡這種研究過程，另一方面也因為台灣這樣的基礎研究實在太少了，所以，我也將如願進入東華自然資源研究

所，想進一步學習這方面的知識。